

家 冤 路 狹

忒 綸 布 · 力 密 厄

譯 建 光 伍

Wuthering Height

By

Emily Bronte

廣 東 府 誌

正德十一年編

卷 之 一

廣東府志

卷 一

地理志

狹路冤家



版權有所翻印必究

精裝
及本
實價大洋二元六角
一元四角

著者 厄密力·布倫忒

譯者 伍光建

發行兼
印刷者 華通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

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

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

作這本小說的厄素吉布倫或小姐是一個志強林弱，敢於自白胆子極大的女
的。她有一次被狗咬傷，她跳入廚房，燒紅一塊鐵條燒傷，有一次她的狗不服從
她，她就用空拳把狗降伏了。她的秀髮如酒，常醉醉了高直就七个瘋子家
野人，她也不教訓他，惟她不怕，她作詩不^是苦^者，^最右的說，她激我以此
作的既^是復^的，我的靈魂^是不^是苦^者，^最右的說，她激我以此
又^不理^解。我看^之天^的光^榮照^耀，我^也什^何也^一樣^的照^耀，我^也什^何也^一樣^的照^耀，我^也什^何也^一樣^的照^耀。
云云。厄素吉布倫^著。一本小說，也備了大小說之名。她傷本地材料，仿
本地風光，憑空作賦，多^一次^一意^一依^一傍^一人^一。亞^美流^斯斯^著 (Mukherjee) 說
她^獨富^魄力^激情^給苦^自倫^倫 (Mukherjee) 心^來至^多女^比她^是本^小說^獨唱^一個^一
錢^男人^之愛^一個^一美^麗而^強烈^的女^子，描^寫他^們兩^個人^的狂^愛，後^來這^兩個
人^都捐^情而^甘願^而死^去。讀者^對這^種既^上既^下的^因情^之至^至發^皆皆^有
的^情到^心心^以至^處，讀者^為此^製碎^碎不^後而^不能^不讀^下去^只要

读过一次，是绝不忘记的。

七位的重要人物，也都被富士他们的性格来

所谓情节

男女

都写得作者偏不肯透露，所以一般的说书家读过去，

觉得

不欲得此书，后来一想，文字不既，你为不不之作，她的用意布局

都觉得很对的，富士爱情，尤其写得深刻，着个许多个情小说，同这来

相比，他们以记的爱情，都好像是一种恋爱（英人在这小说的更爱为接受），凡

读过许多个情小说的人，无不佩服你，我故教以得也，尤其为许多个情小说的

致初的才子男女，尤宜读此。

厄黎力布物武有三个姊，第一第二两个早死，第三个就是有名的夏德德。而

物武 (Oranthe) 我读过她的书，有白雨彩小说，此外有一书是夏

厄黎力的姊，也著两小说，她姊姊几个都是肺病死的。厄黎力于一

一八一八年死于二八岁，死时不过三十岁。及同十九年庚午的春，得白

何克度序

譯序

作這本小說的厄密力·布倫忒小姐是一個志強體弱，酷好自由，膽子極大，極能克己的女子。她有一次被狗咬傷，她跑入廚房，燒紅一塊鐵條燒傷口；有一次她的狗不服從她，她就用空拳把狗降伏了。她的哥哥好酒，常醉，醉了簡直就是個瘋子，家裏人誰也不敢接近他，惟她不厭不怕。她作詩不多，最著名的就是她瀕死時所作的絕筆詩，（『我的靈魂並不是怯懦的，我在這個爲風潮所騷動的世界上並不發抖；我君見天的光榮照耀，我的信仰也一樣的光耀，我有所恃而無恐。』云云）卻享大詩人之名。

她只著了一本小說，也得了大小說家之名，她借本地材料，借本地風光，憑空結撰，無一

語一意依傍前人；亞諾爾特（Mathew Arnold）說：「她描寫魄力，激情與愁苦，自拜倫（Byron）以來，並無其比。」

她這本小說描寫一個殘忍而陰險的男人戀愛一個美豔而猛烈的女子，描寫他們兩個人的狂愛，後來這兩個人都殉情，自甘挨餓而死；讀者有時覺得紙上陰風慘慘，毛髮皆豎，有時讀到忍心害理之處，讀者屢次想拋去不讀，卻又不能不讀下去，只要讀過一次，是絕不能忘記的，這就是這本小說諸多特色之一。其餘的重要人物，她都能寫出他們的性格來，裏頭有幾處把所謂癡情男女都罵苦了，作者偏不肯涵蓄，悍然不顧的說出來，讀過有點難受。我也不欲譯此書；後來一想，文學家既稱爲不朽之作，她的用意布局都是很新鮮的，寫愛情尤其寫得深刻，若拿許多言情小說來同這本書相比，他們所說的愛情，都好像是憤愛（英人稱孩子們的戀愛爲憤愛）。凡讀過許多言情小說的人，不可不讀此作，我故毅然譯出。其易爲言情小說所動的青年男女，尤宜讀者。

厄密力·布繪忒有三個姊姊，第一第二兩個早死，第三個就是有名的夏羅德·布繪忒（Charlotte Brontë）。我譯過她的最有名的兩種小說；此外有一種是專寫厄密力的，她的妹妹也著兩種小說，她們姊妹幾個都是肺病死的。厄密力生於一八一八年死於一八四八年，死時不過三十歲。民國十九年庚午白露後一日伍光建序。

狹路冤家

第一章

一八〇一年——我纔去看我的房東回來——我將來只要同這單獨的鄰舍打麻煩，這個鄉下的確是風景很好的！我不相信在全個英國，我能夠找着一個地方，如同這裏與社會的騷擾那樣完全離開的。這是一個憤世派的天堂。我同希司克力夫（Heathcliff）兩個人分任寂寞是很相合的，頂好的一個人當我騎馬走上前，看見他很疑心我，兩眼不看我的

時候，當我報我自己的名字，他帶着一種妒忌的決定，把手指更縮入背心裏的時候，他想不到我的熱腸怎樣向着他。

我說道：『希司克力夫先生麼？』

他點頭答我。

『先生，我就是洛克武（Lockwood），是你的房客。我一到就來訪你，要發表我的希望，我屢次要租住塔拉柯山房（Thrushcross Grange），我希望不至於使你不便。我昨天聽說你想……』

他胸眼，插進說道：『先生，塔拉柯山房是我的。假使我能辦到的話，我不許無論什麼人使我不便——請進來！』

他是咬牙說「請進來」三個字的，意思是要說「你去找魔鬼吧！」連他所靠着的柵門，也不發現與他所說的話表同情的舉動，這種的環境卻使我決計進去。我看他比我還要

不肯多說話，我覺得值得注意這個人。

他看見我的馬的胸推柵門，他就伸手拿開鏈子，很不高興的往前走，當我們走進院子的時候他喊道：「約瑟（Joseph），拉住洛克武先生的馬拿酒來！」

我聽見他所吩咐的兩句話，我就想道：「我猜他只有這麼一個家人，怪不得石板縫裏長許多青草，只有牲畜修籬笆。」

約瑟是一個老頭子，也許是很老的了，卻有氣力。他一面替我拉住馬，一面低聲不高興的自言自語道：「上帝助我們！」當下他很不高興的看了我，我卻不怪他，猜他是求神力助他消化食物，與我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走來無干。

希司克力夫的住宅名「烏陀令亥特」（Wuthering Heights）烏陀令是本地人稱受風雨（譯者註：亥特解作高處）無論什麼時候，這裏是很通風的，空氣是很新潔的。屋後有幾株很矮，種得很斜的松樹，還有一排瘦削的有刺的樹，枝子伸出很長，好像求太陽賑濟的，

我們就可以猜得到刮北風時候的力量。好在建築師有遠見，把房子蓋得很堅固窗子是很窄的，很深的嵌在牆裏，四角有大石保護。

我未過門檻之先，我站着稱讚房子前面的許多奇形怪狀的雕刻，尤其是門頭上所刻的怪獸和不知羞的男孩子，我看見這許多怪狀中間有「一五〇〇」四個字，還有「海爾敦·伊安瑣」(Hareton Earnshaw)名字。我本來想發兩句議論，請房東把這新房子的歷史告訴我兩句的；但是他站在門口的態度，好像要我趕快進去，不然的話，要我走開，我當未察看內裏神奧之區之前，卻不願意增加他的不耐煩。

一走進去，並無什麼過道，就是他們家庭的起坐地方；他們稱這裏是房子。這間房子包括廚房和客廳；但是我相信在這新房子裏，廚房是在後面另一處；因為我聽見內裏的深處有說話聲，有食具的響聲；在屋裏的很大的火爐左右，我卻看不見什麼燒煮烹烤；牆上也並無銅錫器具，那一頭卻有許多白鐵盤子，銀杯子閃着光，一層一層的掛在椽木架上，掛到房

頂。(中略) 還有一個木頭架子擺了許多大麥餅和一堆的牛腿，羊腿，火腿。爐台上掛了幾枝舊槍，一對馬上用的小槍；邊上擺了幾個畫花的罐子。地面是鋪的光滑白石板；有幾把古老綠色的高背椅子；在背景裏還有幾把黑色的。架下躺着一條肝色的大母狗。帶着幾隻小狗；還有別的狗在其他的凹處。

一個老實北方農人的房子和家具就是這樣，農人的古板臉，和強壯的手腳，穿了短褲和鞋套是很相稱的，這樣的一個人坐在交椅上，面前的圓桌擺着一大盃的冒氣泡皮，這就是這山中五六英里內農人的派頭，你只要按着飯後一定的時候走來，都可以看得見的。但是希司克力夫與他的住宅和過活派頭卻成爲一種奇怪的反襯。他的面是黑色的，是一個歐洲流民(情民)的面色，他的衣服和儀容卻是一個上等人；我說的是他像鄉下裏的一位小鄉紳：打扮得不甚齊整，卻並不難看，因爲他的身軀挺直魁梧；卻很帶點怒容。也許人家疑心他帶着幾分的失教的傲性；我心裏卻與他表同情，曉得他並不是這樣的人；我自然而然

曉得他的不好同人說話是發生於他不歡喜顯露感情——不喜歡顯露互相親善。他無論
 是愛人或是恨人，都不願意露出來，他以為再被人愛或再被人恨，是一種無禮的事。不是的，
 我說得太快了：我太過把我自己的諸多性情派在他身上了。他遇見人不肯伸手出來同人
 拉手，他可以有他的道理，與我的道理不同。讓我希望我的性格幾乎也是這樣：我的母親常
 說我永遠得不着一個安樂的家庭；去年的夏天我曾證明我自己完全不配有一個安樂家
 庭。

當我在海邊享受一個月的好天氣時候，我遇着一個頂能迷人的女子：只要她不理會
 我，我以為她是一個真的仙女。我是一絕口不說我的愛情的；「但是，神色若是會說話，一個
 傻子也可以猜着我是非常的愛她：最後她曉得我愛她，她回看我一眼——這一眼真可愛。
 我怎麼樣呢？我供認出來覺得很慚愧——她回看我一眼，我就縮起來如同一個蝸牛。她愈
 看我，我愈冷，愈退縮；後來她反疑心她自己的官覺，以為自己錯了，慌亂到了不得，勸她的母

親離開此地。我因爲有這種性向，就得了全無心肝的名譽；惟有我自己能曉得我並不是無心肝的。

我坐在爐前這一端，我的房東向那一端走來。有一條母狗走過來，在我的腳後繞，我嘗試撫摩她，她捲舌頭，她的白牙流涎，想咬我一口。我撫摩她，反令她叫。

希司克力夫踢她一脚，同時喊道：『請你不要惹這條狗，她不受慣人家撫摩她——這條狗不是養來當玩物的。』他隨即走到一個小門，又喊道：『約瑟！』

約瑟嘴裏喃喃的在地窖子裏不曉得說些什麼，卻並無走上來的表示；他的主人只好跑下去，剩下我一個人同兇惡的母狗和兩條鬆毛的狗，面面相對。這三條狗監察着我的舉動。我不想被狗咬，我坐着不動，但是我想他們不會懂得不作聲的羞辱，我對着這三條狗作鬼臉。大約我的臉色激動母狗，她忽然發怒，跳在我膝上，我把她推開，趕快移動一張桌子，攔着她，不許她上前。我這一動，把屋裏全數的狗都激怒了，有六七隻狗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有老的，

有少的，都從躲藏的地方跑到這個公共中心點。他們最好咬我的腳跟和衣裾；我用通火的鐵條抵着較大的狗，我卻不能不叫喊，求救於屋子裏的人們。

希司克力夫和他的人，很不高興爬上來；屋裏雖然是喊成一片，他們卻一步也不肯快走。幸虧廚房裏有一個人走得來很快：是一個很壯健的女人，穿了短衣服，光着兩臂，臉上如火把樣通紅，拿着一把炸鍋，在我們的中間亂舞；她用這件家伙，嘴裏直喊，這陣風潮立刻停止，好像變戲法一樣，這時候只有她一個人，如大風過後的波濤一樣在那裏動，同時她的主人走進來。

他看我一眼，令我很難受，他問道：「鬧什麼？」

我說道：「鬧什麼呀！被鬼迷的豬（譯者註：事見新約）的身上的鬼，也沒有你的狗那麼兇。你還不如把一位生客放在一羣老虎裏。」

他說道：「凡是不摩東西的人，這些狗也不惹他。」

他一面把桌子搬回原處，把瓶子放在我面前，說道：『這幾個狗看守得這樣嚴是應該的，請你吃一鐘酒？』

我答道：『我不吃酒，謝謝你。』

『你不是被狗咬了呀！』

『假使我是被狗咬了，我會把狗打死了的？』

希司克力夫的臉色放鬆了，變作笑臉。

他說道：『洛克武，來，來，來！你慌亂了，吃點酒吧。我這裏是絕少自客來的，我同我的幾條狗，我願意承認，都不曉得怎樣歡迎客人。先生，我祝你健康！』

我點頭回敬他，也吃了一鐘；我起首覺得不必因為幾條惡狗，坐在這裏愁悶；況且他借這件事同我開玩笑，我可以不必讓他再取笑我！他大約因為打算盤，不好得罪一個好房東，不再說刪去替代字和虛字的單簡話，介紹他以爲我覺得有意味的話柄，——他談我現在